



3.

八年沉潛・儲備能量

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；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
——摘自《莊子·逍遙遊》

從1965年周澄大學畢業以後，迄於1973年12月舉行第一次個展的八年期間，除了1966年應邀參加「于右任先生壽誕當代名家書畫展」之外，幾乎未見發表於其他大展。這八年的沉潛，讓他用心深扎根基，儲備能量，以及沉澱下來，評估自己的條件和環境，對於未來的生涯規劃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諮詢。



【本頁圖】
周澄作畫的身影。

【左頁圖】
周澄，〈南橫秋色〉（局部），
1979，水墨設色、紙本，
152×83cm。

短期的職場生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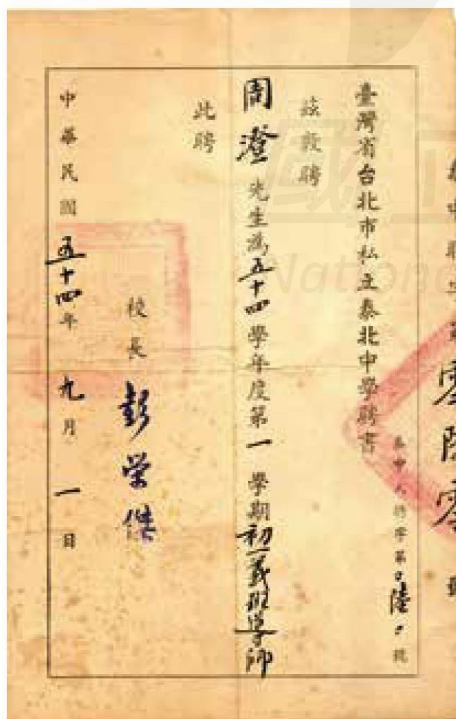
周澄在1965年大學畢業之初，第一年於臺北市東門的私立泰北中學女生部實習，任教美術課，教學內容包含水彩和素描等，也兼初中一年級的班級導師。同時這一年他也在成功中學兼授美術課（當時江老師已赴國立故宮博物院任職）。一年之後前往部隊服役。在周澄畢業的前一年（5月），其恩師江兆申於臺北市中山堂舉行生平第一次個展，展出書畫作品六十件和印拓六冊，獲得佳評如潮之回饋，甚至蒙葉公超和陳雪屏兩位與文化教育關係密切的政府要員之賞識，因而聯名推薦江兆申，於同年9月進入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擔任副研究員，這次個展可以說是場既叫好又叫座、讓江兆申一炮而紅的成功展出。四年之後（1969），江兆申更以山水畫《花蓮紀遊冊》十二開，榮獲「中山文藝獎」；另以《關於唐寅的研究》一書，榮獲「嘉新優良著作獎」。這兩個分屬藝術創作和學術研究的獎項，都是當年極具崇高榮譽，以及超高獎金額度的大獎。江兆申在同一年同個月連獲兩大獎的肯定，顯見其術、學兼治且皆達超俗拔群之成就，不但因而奠定他在臺灣畫壇及藝術

【左圖】

1965年，周澄任教私立泰北中學之聘書。

【右圖】

1965年，江兆申（右）於臺北中山堂舉行生涯首次個展，與葉公超合影。



學界之地位，而且也在文化藝術界中令人稱羨。

江兆申的成功，對於最為親近的弟子周澄來說，必然格外的感受深刻。畢業後進入中學教職的周澄，雖然有了份能夠養家糊口的穩定工作，然而薪水微薄，且須繁忙地備課、教學以至於行政雜務，占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，讓他在藝術鑽研和創作方面，無法如同學生時期的專注與自由。周澄深知，江老師的成功絕非倖致，除了過人的才華之外，還更需要過人的努力和毅力。如果沒有心無旁騖地全神投入，絕對難以獲致如此超俗拔群的藝術成就。如是理想與現實難以兩全的問題，在其大學畢業以後就一直困擾著他。

1967年周澄與李順惠女士結婚，完成了終身大事，接下來的兩年，長子周翰和次子周立相繼出生，家中經濟擔子愈趨沉重。由於臺師大藝術系的美術專業課程屬全方位的訓練，周澄又曾在系展中榮獲美術設計首獎，因緣際會下，1968年獲南亞塑膠加工廠之聘，轉換跑道前往擔任待遇比起中學老師要高得多的設計工作。由於工作態度敬業而績效良好的緣故，因而常有機會出差海外洽公和考察，第二年（1969）起，即奉派出國三個月，足跡遍及日、美、英、法、德、奧、瑞士、義大利等

〔左圖〕

1965年，周澄與夫人李順惠（右2、3）訂婚，在李宅前與岳父母及夫人弟弟合影。

〔右圖〕

1970年代，周澄（左2）與妻兒、母親（右1）出外踏青，攝於北投。



國，幾乎全球繞了一整圈。每到一個地方，就到當地的設計中心找一些資料寄回公司，心繫藝術的他，自然也藉著出國機會參觀當地美術館、博物館及名勝景點。在那個時期，臺灣的經濟尚未起飛，加上戒嚴的緣故，很少人能有出國考察、參訪、旅遊的機會。周澄在當年能有三個月出國環球一周的考察機會，自然極屬不易，而且這個機會對其視野之拓展，極具里程碑之意義。

持續增能與書畫篆刻研究室的成立

周澄大學畢業的那年（1965）9月，江兆申正好進入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服務，當時周澄已任中學教職，但仍利用每個星期日上午到故宮博物院宿舍陪江老師作畫，持續十餘年而幾乎毫無間斷。最初僅周澄一人，過幾年後，陶晴山、李義弘從基隆來，顏聖哲、莊澄欽自臺

1986年，江兆申與門生。前排右起陶晴山、李義弘、曾中正，後排右起莊澄欽、周澄、江兆申、許郭璜、羅培寧、金南喜。



南北上，許郭璜、曾中正、蔣貞良、羅培寧等也因緣際會，陸續入江兆申門下。上課時，大多在江師的示範過程中，專注於其筆墨、結構，用心地揣摩；或出示近作請老師講評；也有就畫論請教於老師。周澄所撰〈靈漚館四十年師生緣〉一文中提到：

我畢業以後，江先生已在故宮服務，我每星期日用完早餐後，就到故宮陪老師作畫，幾乎十餘年都沒間斷，家內常常笑我是到故宮「作禮拜」。其實，這真的是老師疼我啊。我看似老師的書僮，卻是領受心傳之實，每每在鋪紙磨墨時，我從旁仔細觀察老師拈筆蘸墨準備作畫，從構思、下筆、整理、敷色、題款到用印，無不俐落分明，每個細節皆清楚明白；在書法篆刻方面，我亦觀摩老師的讀書臨帖、展紙布局，筆的提頓轉折、濕乾徐急，俱為長年累月的浸潤、摸索；乃至老師為文作賦時的斷續吟哦，從中細心體會、反覆推敲其遣詞用字、協韻文氣等，十餘年的悟解契合、心傳領受，都是由學而用的轉換，對於江先生藝事嚴整用心的領會。

靈漚館不只這班學生，是因為大家在畫壇活動較多，畫歷較深。老師因人施教，點到為止，或詳加講評示範。但是對於書法，則要求甚嚴，因為書法是筆墨最基礎的工夫。有一次有人請假，有人遲到，散漫了些，老師笑著說：你們這班，真是放牛班。由於我在班上入門最早，順理成章也就成了放牛班班長，於是回家後我刻了一方〈放牛班長〉印，以資警惕。

1988年周澄自己刻了一方〈放牛班長〉的陰文閒章，他的自我揶揄，說明其個性在踏實之中仍帶有幾分幽默的特質，而且對於江兆申大弟子的身分始終引以為榮。

如果說臺師大藝術系樣樣課程都得修全的全方位專業美術教

周澄，〈放牛班長〉，1988，篆刻，1.8×1.8cm。





育，是一種廣度的奠基；那麼他追隨江兆申這般書、畫、印、詩兼長的傑出文人畫家，長時期的師徒制傳習，則具有一種深度扎根的意義，尤其對於文人畫的地基，更是挖掘得既深又廣。如是的增能，不但與其大學時期所學相輔相成，而且也儲備其日後以文人畫為主軸而能推陳出新的可觀能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在本期的畫風，也沒有太過於酷似江師。以其1972年所畫6尺長、3尺寬的〈雲山縹緲〉山水畫大中堂，採用較多細節的明式仿北宋的大觀取景之構圖，畫中以文徵明和沈周的筆法為主，惟有近樹畫法和左下方、下方崖腳馬牙皴的方稜結構、筆法較有江兆申之意趣。肌理厚實而綿密，山勢連綿而峰巒重疊、澗谷幽深，應該是出於造境。黃君璧在上方餘白處題以：

雲山縹緲入深秋，坐看
清溪合水流。萬物靜觀
皆可想，應從筆底寫神



周澄（左4）指導學生作畫一景，1985年攝於臺北鏡秋書屋。

州。偶錄近句，周澄學隸筆墨高遠，群山萬壑，每寫故園景物，身居異地，心懷家園，良堪期許。黃君璧題後並識。

這類質樸而疏離生活的傳統畫風，雖然不是當時省展和全國美展所獎勵的主流樣式，然而由於其踏實而優質，以致博得傳統根基深厚的黃君璧教授之賞識。由於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，兩岸緊張對峙，海峽隔絕，隨政府渡臺的大陸人士都飽嚙有家歸不得的痛苦。周澄這幅畫作，讓大陸渡臺背景的黄君璧勾起了故國河山意象的聯想，因而備感親切，才在畫上為之親筆題識，以資勉勵。

此外，從1966年開始，周澄應國立臺灣大學綠野社以及醫學院國畫社之聘請，擔任課外美術社團的指導老師；1971年起，受聘擔任臺北市日僑婦女班的國畫指導老師。尤其在1969年，他在臺北市忠孝東路成立了「蕁波書畫篆刻研究室」，做為創作研究及傳授推廣書畫、篆刻藝術

〔左頁圖〕
周澄，〈雲山縹緲〉，
1972，水墨設色、紙本，
185×93cm。



【上圖】
周澄所刻之〈慎獨草堂〉
鈐印，1963，2.4×2.5cm。

【下圖】
周澄，〈鏡秋書屋〉，
1982，篆刻，3.2×3.2cm。

的專屬空間，同時也為其不久之後選擇專業藝術家的職業生涯預作準備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有關周澄使用的齋館名：在高中時期命名為「慎獨草堂」，其意為獨處時也是謹守生活的道德規範；大學時期開始用「居山堂」(P15)，除了基於對山川自然的熱愛之外，也憶其祖先由閩來臺，渡臺後第一位出生的男孩即名為「居山」，取其懷念祖先之意；1969年成立的蓴波書畫篆刻研究室正式開班授徒，遂由江兆申老師賜予「鏡秋書屋」之齋號，蓋以「澄」字意指水清如鏡，至秋更為澄澈，可以反省自己的行為，1982年初夏、他自己刻了方〈鏡秋書屋〉的篆字陽文齋館印；1980年代中期，因其二子赴美就學，置屋美西加州洛杉磯哈仙達岡（Hacienda Heights），據其〈春星草堂〉印之邊款所記：「……屋據高岡，兩翼蒼嶺，環抱至屋前而開展，視野寬闊。入夜星火炯燦，一片燈海，頗為可觀。春夜佇立，往往忘機，不知天之將白。……」遂以「春星草堂」為其齋館名，並刻了方〈春星草堂〉的陰文齋館印：1992年移民至加



[左頁左上圖]

周澄於慎獨草堂作畫留影。

[左頁右上圖]

周澄攝於鏡秋書屋。

周澄，〈春星草堂〉，
1984，篆刻，2.2×2.3cm。



周澄，〈小雪樓〉，1992，
篆刻，2×2cm。

拿大的溫哥華，去時正是農曆小雪，故住加拿大時期以「小雪樓」為其齋館名，刻了方「小雪樓」的陽文印，其邊款鐫題：「壬申立冬，余抵溫哥華，陰雨蕭索，家居少出，時至小雪，晨起放晴，藍天麗日，遠眺雲嶺，白雪皓皓，如蒼顏鶴髮，精神朗爽，別有一種風情，遂以小雪樓為堂號焉，蕁波並記。」

首次個展

1973年12月27至30日，周澄於臺北市南海路的國立臺灣藝術館（今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）舉行其生平第一次個展，名為「周澄書畫篆鐫展」，其中展出了國畫五十六件，書法十二件，篆刻作品八件，當時江兆申特以行楷小字為他書寫序文，除了敘述兩人深遠的師生淵源之外，也對他頗為肯定。其內容釋文如下：

十六年前余坐館蘭陽，周生蓴波在童子列，問學於余，性敏達而用力勤學，行每超於儕輩，既卒業負笈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系，余適遷臺北所居，與鬢宇接鄰。蓴波時就蝸居，觀余點染，蓴波資性既佳，又復學有專師，芹喧不廢於田父者，蓋百之三五焉，今展畫問序於余，為擴其始末如是。癸丑冬初兆申草稿。

展覽的第二天，篆刻家祝祥在《臺灣新生報》發表了一篇推崇的文章，並登載其〈山村豐年〉山水畫作一件，文中盛讚周澄這次展出之繪畫：「他的畫布局有經緯，色彩突出。其手法的老練、成熟，竟令人以

周澄首次個展場地——國立臺灣藝術館。





[左上、下圖]

1973年，周澄首次書畫篆鐫展之邀請卡。

[右圖]

祝祥1973年12月28日於《臺灣新生報》所發表的周澄個展觀後感。

為是出自大家之手。……他的山水，重巒疊翠，氣象萬千；雲蒸霞蔚，恍如海山仙山，具雄奇之姿，見靈秀之氣，挺不露骨，潤而有腴，真是恰到好處，增減不得。……尤其線條秀美，墨之蒼潤，更為山川增色不少。」顯然高度肯定其畫之構圖、筆墨、色彩以至於整個畫面的成熟老練，以及大局感。就《臺灣新生報》所選載的〈山村豐年〉一畫觀之，雖然母題和技法仍屬傳統山水畫，但實已有些主觀寫生的意象之浮現。就展出之書法和篆刻部分，祝祥也認為：

周澄不僅畫出色，就是書法也頗見功力。他擅長各種書法，不論真草、篆隸均能手到拈來，下筆有神，有如行雲流水，氣韻亦極生動，自然已極。

他又兼長於治印。不論是先秦、漢，乃至（至）明清各代之作，

1973年，周澄於國立臺灣藝術館舉行個人首次展覽，與王壯為老師（左）、妻兒合影於展覽現場。



周澄首次展覽，對周澄有提携之情的《臺灣詩壇》主編黃景南前來觀展支持。



周澄首次個展現場一景，友人致贈之花籃滿地，顯示出周澄的好人緣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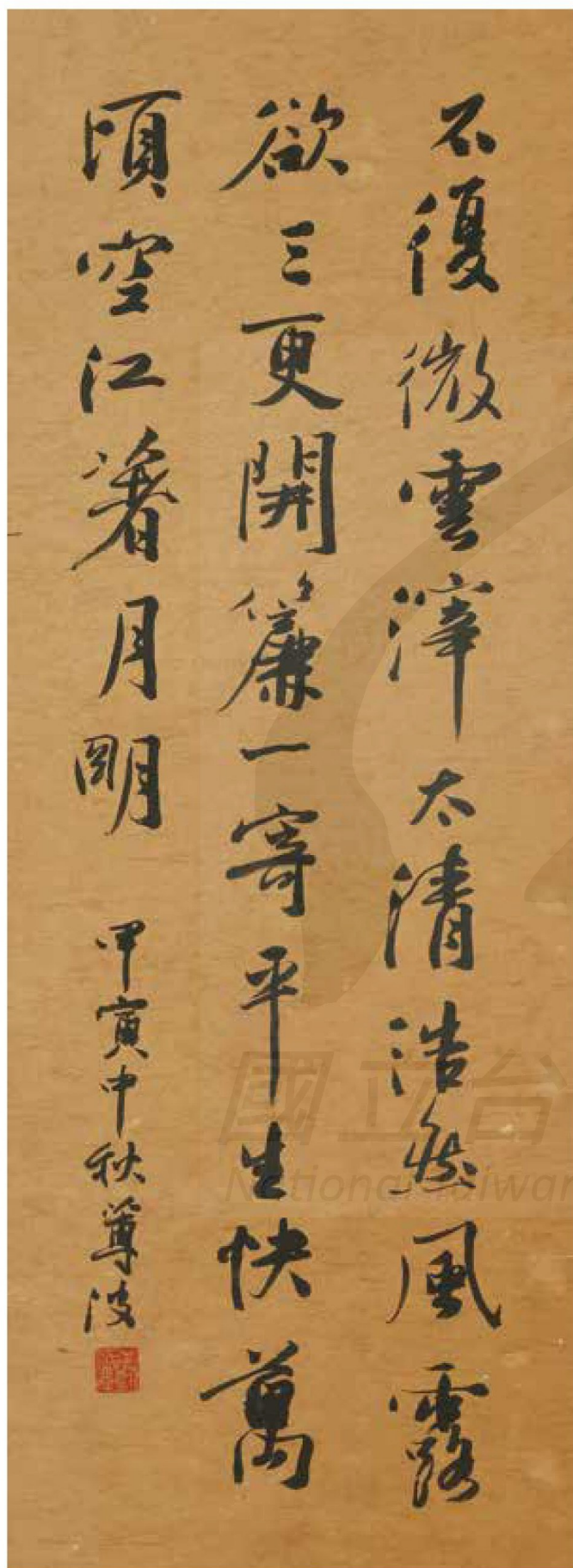
周澄，〈白雲出岫〉，1975，
水墨、紙本，138×69cm。

均多所傳習。又能自能（出）新意，發抒抒（機）軸，開啟創造之門，乃至自成一格。

上述評介在於肯定周澄書法和篆刻涉獵之廣，而且功力深厚，能將所學內化成自我養分，進而展現個人特質且質優。祝祥的這篇文章，無疑對周澄的繪畫、書法、篆刻作品都給予極高的評價，首次個展即獲前輩藝術家如此肯定之回饋，對於周澄產生的激勵作用自不待言。

其沉潛八年所努力儲備之創作能量，在首次個展中初試啼聲。除了江師親撰序文加持之外，其臺師大師長們，以及諸多藝界前輩也多對於他這場首次個展的品質給予高度肯定。加上其時間點適逢臺灣經濟開始起飛，中產階級開始有收藏藝術品的能力和風氣，因而他的首次個展既叫好又叫座，無疑是場成功的展出。

大學畢業以來，周澄時常糾結猶豫：「究竟該放手一搏，專注於創作，當一個專業藝術家；或者擁有一份能養家活口的穩定工作，行有餘力時再利用空閒時間投入創作？」的問題。當時他已經可以賣畫，加上開班授徒之收入，經濟上還算過得去，只是仍不夠穩定，加上已有兩個小孩需要扶養，因而在考慮辭掉工作，專心於藝術創作一途時，的確曾讓夫人感到



不安。首次個展的成功不但增強其信心，同時也順勢安排翌年（1974）於臺北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的第二次個展。此外，也讓周澄對於上述問題的困擾有了抉擇方向。終於在經過夫人的支持，以及長兄和江兆申老師的鼓勵下，遂決定自此走上專業藝術創作之生涯。



周澄與夫人合影於慎獨草堂。



周澄全家福，約1973年。

〔左頁圖〕

周澄，〈宋人詩〉，1974，
水墨、紙本，89.5×33.5cm。